

• 作家谈创作丛书 •

峻青谈创作

峻青谈创作

中国文联联合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谈文学创作问题的论文集，收入作者近几年来写的文章三十余篇。作者是小说、散文作家，本书结合作者自己的创作和当前的文学创作实际，介绍创作经验和体会，评介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成就得失，探讨为大家关心的重要文学理论，研究某些创作技巧，等等。内容比较充实，针对性比较强。

峻青谈创作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3插页 162千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800册

书号：10313·9

定价：0.84元



作 者 像

小 引

近几年来，由于公务羁身，杂事纷繁，创作不得不停顿下来。说起来自己也有些吃惊：屈指一算，迄今已整整三年有半的时间，我没有安静地坐下来，正正经经地写点文学作品了；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见缝插针地挤出一点零碎的时间，写一点零碎的小文章。

这所谓迫不得已，比如语文教科书中选用了我的一些作品，教师和学生以及与此有关的刊物如《语文学习》、

《教学通信》、《写作》等等，都一再要我谈谈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写作经过等类的问题。这当然是我的分内之事，推辞不得的。于是，就有了一些谈自己的创作的文章；再比如，有一些友人，特别是有一些虽不十分相熟，但其在创作上确是很有才华很有成就而却还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的中青年作者，他们写的作品，或被退稿，或已发表了，他们写的书或不得出版或已出版了，要我为此写点意见或序言之类的东西，这也是义不容辞的，于是，就有了一些介绍别人作品的文章。

此外，还有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会议，如高等院校文科教师写作教学讲习班以及文学青年创作辅导进修班等等场

合，被安排讲点什么而又不得不讲时，于是就有了一些主要是探讨文学理论方面的问题的发言和讲话。

这一些，统统是业余的副产品。

是零工杂活。

是打游击。

是散兵游勇者流之所为。

我自知：我并非文艺批评家，理论非我所长，学识亦欠渊博。因此，不论是谈自己的创作或别人的作品，尤其是涉及到文学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浅陋与偏狭恐怕是在所难免的。

谨以此就教于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们。

1983年5月22日上海

目 录

小引	1
理想的文学与文学的理想	1
对当前文学创作的几点浅见	17
既要坚持,也需提高	30
我与战争文学	44
雄关似铁	53
《黎明的河边》的创作	63
《秋色赋》等的写作	75
关于《海啸》的写作	81
《黎明的河边》后记	96
写在百花重放的时候	100
难忘的乡情	107
漫谈短篇小说的写作	113
我与散文	133
散文写作浅谈	142
杂谈游记	152

创作二题	158
题材与故事性	169
“博”与“深”	175
贵在质朴	180
删繁就简三秋树	189
于精微处下功夫	196
学海无涯苦作舟	200
《望云海》跋	214
燕赵可风	222
海之歌	233
人情风物两生辉	239
有情亦需有思	244
美的赞歌	253
画笔见诗情	262
路正长	267
后记	279

理想的文学与文学的理想

目前，我们国家正经历着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变革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十分正确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历史前进。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生活，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我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和不断的探索，拿出高质量的文艺作品来为人民服务，建设精神文明，发展物质文明。因此，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同志来说，认真地研究文学创作现象，研究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各种理论问题，以确立一个与我们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相一致的积极的创作思想，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关于文学的理想性的问题以及与此有联系的作家本人的审美理想的问题。

这几年来，有许多作品，尤其是一些表现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的作品，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艺术情节，深刻地鞭挞了我们生活中的假、恶、丑的现象，深情地讴歌那些真、善、美的灵魂，提出和涉及了

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反映了作者纯洁高尚的情感和对于社会生活的严肃的责任感，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取得了积极的艺术效果。但是，也有一些作品，只是消极地罗列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把一些生活中确实存在着的丑恶的、不合理的现象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加以描写，给人以十分黯淡的印象。还有的作品，迎合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醉心于感官刺激的描写，不惜生编硬造情节，完全忽视了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的严肃性。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时代生活。这样一种时代生活有着十分复杂的特点。一方面，党确定了自己工作的着重点，长期以来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所造成的积弊正在被逐步克服，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与党和国家的利益的一致性，焕发出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在向更高的文明迈进。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向我们召唤。另一方面，各种阻碍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因素和现象，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生活中不健康的和低级趣味的东西也还大量存在，需要我们去克服。因此，处于我们今天的时代生活之中，一个严肃的作家，应该象高尔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培养“从现在所达到的成就的高峰，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旧时代的能力。”^①应该努力去发掘

^① 转引自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

生活中美好的、积极向上的东西，来克服生活中丑恶的、消极落后的东西，给人以理想的力量，激励人们向更高的文明迈进。我们应该提倡写理想的文学。

提倡写理想的文学，使文学能够给人以理想的力量，这不仅是生活本身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符合文学艺术创作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是符合美学的要求的。我们知道，文学艺术创作不能以简单地描摹事物的现象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应该透过现象，揭示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要在个别人物的生活中，在许多偶然的社会现象的描摹中见出必然性和普遍性来。而这种本质和规律，应该是与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向相一致的。理想的文学，它所以能够给人以理想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把握住这种本质和规律，把握住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向，它是从“未来的伟大目标的高峰”来观察和把握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的。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正确地指出：“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①撇开亚里士多德对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不谈，单就他对于“诗人的职责”所作的阐发来看，他把“诗”的内容概括为“按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

^① 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

这就含有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和把握其本质和发展趋向的积极意义，也可以说是以合乎发展逻辑的理想高度来要求文艺作品，这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俄国民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著名的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中也指出：“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这就是说，从美的角度来要求文艺作品，就应该在文艺作品中不仅反映出生活是怎样的，而且也要反映出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这种“应当如此的生活”可以说就是理想的生活。当然，这种理想的生活应当是与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向相一致的。

文艺作品，就其本身的特点而言，应当是比现实生活更高，从而显示出理想的力量。高尔基在《论剧本》一文里说过：“我们的艺术应该站得比现实更高，并且在不使人脱离现实的条件下，把它提升到现实之上。”在《和青年作家的谈话里》他又说：“我不是自然主义者，我主张文学高于现实，能够稍稍居高临下地去看现实，……光描写现存的事物还不够，还必须记住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①这里所说的“希望的和可能产生的事物”应该说是带有理想色彩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就说得更明确了。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在着重阐明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后，接着说：“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

① 见高尔基《文学论文选》。

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①文艺作品的理想性，它所能够给予人们的理想的力量，正是基于它本身的这一特点，来源于作者对于社会生活的高度的艺术概括，对于最主要的社会进程的深刻把握上的，来源于高度的艺术真实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一致性。

在世界文学的漫长的发展史上，曾经产生了无法计数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许多作品，随着时间的消逝，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湮没在岁月的积尘中。但也有许多作品，随着时间的消逝，却日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使无数的后人从中汲取了养料和力量。这些作品的强大持久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除了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精湛而完美的艺术魅力外，相当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一方面提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具有深刻意义的重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自己内在的理想的力量，即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真、善、美的无限憧憬和追求。其中那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但作品所具有的内在的理想的力量却永远使它闪光生辉。文学史上那些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

^①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文学名著往往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歌德的《浮士德》描写了浮士德博士对经院式生活的厌倦，奋然走出书斋，在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考验之后，仍不失其追求之志，最后，为那种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滚滚洪流般的壮丽景象所倾倒，而感到人生的真正满足，表现了那种使人类得以进步和发展的自强不息、执着追求的精神，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使我们今天读来，仍感到深刻而隽永。曹雪芹的《红楼梦》至今仍不失其思想的光辉与艺术的魅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取决于这部作品的理想的力量。

《红楼梦》中所表现的宝黛的爱情悲剧，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这是两个封建阶级的叛逆想要冲破封建的藩篱、追求理想的生活而终于破灭的一曲爱情的悲歌。作品在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了走向没落的封建阶级的腐朽生活的同时，也有力地表现了以叛逆的姿态出现的宝玉和黛玉之间纯洁真挚的爱情，表现了他（她）们对理想的追求，从而使作品闪耀出晶莹剔透的光辉，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美学感染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反的例子，与《红楼梦》在题材、内容和手法上有些相似的《金瓶梅》，它的美学的感染力比起《红楼梦》来则要逊色许多，虽然它在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描写了那种糜烂透顶、一片漆黑的生活，却缺乏理想火花的观照。这里面的道理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我们提倡写理想的文学，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

离生活去随意拔高作品。理想的文学不是空想的文学，更不是瞎想的文学，它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的内容。换句话说，作品所具有的理想性，必须是从生活本身出发的，来自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强有力的艺术概括，是内在的，而不是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外加上去的。它并不带有主观随意性。违背了现实生活本身的逻辑，离开了生活环境的具体的规定性，而去苦心孤诣地追求所谓理想的高度，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真正地给人以理想的力量，而往往只能适得其反。文学只有扎根于生活的土壤的深处，才会开出绚丽的理想之花来。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还存在着许多阴暗的东西和丑恶的现象，我们的文学就不能回避它，而应该以犀利的思想与艺术的笔锋去揭露它、鞭挞它。当然，靠描写阴暗去揭露阴暗，靠描写丑恶去鞭挞丑恶，这是不行的。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永恒的法则。只有在真、善、美的阳光照耀之下，才能使阴暗与丑恶暴露无遗，为人们所唾弃。

《红楼梦》里，因为有了宝黛之间闪耀着理想光辉的纯洁真挚的爱情，贾珍、贾琏之类纨绔子弟们的放荡行为和醉生梦死才显得特别丑恶；因为晴雯的直率、多情是那样可爱，所以袭人的愚忠、虚伪才显得阴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里，钟楼怪人卡西摩多的光明情怀，与身着黑色袈裟的佛罗洛神父的阴暗心理，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作家尚且能够用那些真、善、美的灵魂来照彻阴暗和丑恶的事物，我们今天的作家就不能够

这样做么？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回避生活中还确实存在着丑恶和阴暗的东西、消极和落后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主要的和大量的那些美好和光明的事物。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应该去发掘和发展那些美好的、光明的、积极的东西，来揭露和克服那些丑恶的、阴暗的、消极的东西，从而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提高，更好地投入到建设新生活的洪流中去。理想的文学应该是如此的。

还应该指出，在我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新与旧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光明与阴暗的斗争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还是存在的，而且是十分复杂的。理想的文学，既然必须具备现实主义的内容，它就不能与那些田园牧歌式的作品等量齐观。它应该深刻地、而不是浮浅地反映出生活的这种斗争来。它并不意味着作品一定要有一个理想的局面，一个光明的尾巴，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而是应该严格地遵循一定的生活逻辑和人物的性格逻辑的发展的规范。所以，正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范围内，某些旧的习惯势力和消极落后的现象还可能占据上风，理想的文学就不应该排除悲剧的因素。但是，文学艺术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不应当是浮浅的，为悲剧而悲剧的，而应当同表现现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斗争联系起来，同新生力量和旧事物的斗争联系起来，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联系起来，它所要赢得的不仅是人们的

眼泪，更重要的是人们奋斗的力量。比如，我们的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有许多作品涉及了中越边境的自卫反击战，有的作品描写了那些没有看到战斗最后胜利的年轻战士的死亡，这虽然是悲剧性的，但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精神风貌，感觉到了他们广阔的胸襟，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和勇敢的献身精神，因而就从中获得了奋斗的力量。

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同以前相比，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却是多么地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用革命导师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来形容当前的形势，那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①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航道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和脚下展开。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涌现了许多胸怀大志、脚踏实地、为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应该表现这样一种奋斗精神，这样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应当看到，这才是我们今天的时代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我们应当牢牢地把握住这本质的主流，不要忘记了列宁在论托尔斯泰时所说的那段名言：“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②

① 转引自《列宁传略》。

② 见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